

第 2 章 黄沙肆虐大地

2000 年春天，漫天的风沙天气持续了好多天。进入 4 月份以后，在大同三天中有一天是风沙天。遇上如此肆虐的风沙天气，我从 1992 年开始在大同的 9 个春天的经历中还是头一次。

看见风沙席卷而来，不由本能地马上转过身去，闭上眼睛。可是，类似这种程度的风沙还算好的，碰上厉害的，无论你怎么转身，都躲不过扑面而来的沙尘，两眼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蹲在地上告饶了。这种状态能持续两三分钟。坐车移动过程中，能见度几乎为零，前面的车仅离 10 米远就看不见了。沙尘打在挡风玻璃上，让人疼得慌。司机慌忙急踩刹车。

风沙大体有两种类型。一种是前面讲过的，风沙横扫地表，卷土而上。旋风亦属此类，它基本上发生在春天气温骤升的下午，大风激烈地打着旋涡，把土卷上天空。在育苗和栽培的实验设施、环境林中心，并排三栋塑料大棚的中间一栋，塑料顶棚被卷上了天。那气势令人叹为观止。钢筋骨架也被吹得变了形，即使用脚使劲踩也恢复不到原位。

另外一种类型是弥漫高空的黄沙。即使晴天，天空也被染成黄灰色，好像傍晚降临。太阳时而露出白脸，时而消失。接近地表的风并不大，不影响户外活动。从遥远西部的沙漠地带由风蚀颶起卷入高空的沙尘一直向东飘移。

对强烈的风沙现象，中文称之为“沙尘暴”。虽然日文没有恰当的词汇对译，但望文可知其意。几年前无论在大同还是北京，人们都说：“以前的沙尘暴更厉害，经常被困在家里出不了门。因为种了不少树，沙尘暴才消停了许多。”

我这个人好抬杠，每当这时都回上一句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！种这么几棵树，就马上有这么大变化！”

2002年，沙尘暴更是横施淫威。3月20日早晨，我打开大同宾馆客房的窗帘不禁大吃一惊。窗外一片黄色，能见度极低，隐隐约约地看见宾馆前院不到100米处的红旗被吹得好像要撕裂。

沙尘暴第二天刮到了北京，据说22日袭击了日本各地。从大同吹到日本，经过了两天时间。即使在日本，黄沙也成为了人们的经常话题。2002年11月黄沙又一次抵达了日本，这种情况实为罕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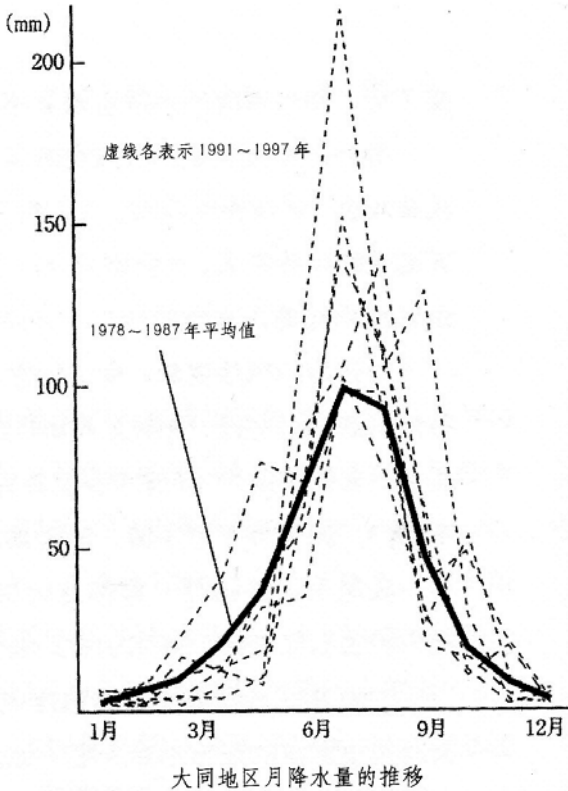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，黄土高原不下雨。虽然大同的年均降水量400毫米，但几乎都集中在7~8月份，而春天少雨。农民盼着老天爷下雨，准备播种。但“春雨贵如油”，雨老是不肯下来。

在调查当地降水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。90年代以后，每年本来少雨的3月~5月的降水量，比80年代平均降低了一半。相反，7~10月的降水量却比以前增多。一年合计的数字虽然没有变化，但是这种微妙的变化却给农业带来致命的打击（参见资料“《大同地区月降水量的推移》”）。

同时，降水量的变化也许对发生沙尘暴也带来了影响。春天变得更加干旱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地球变暖导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气象异常现象。大同的年均气温在此30年间上升了一度。如果降水方式的变化与地球变暖有关，就会带来更加棘手的问题。

越下越让人头疼的雨

在大同北部的阳高县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“靠着山呀没柴烧，十个年头，九年旱，一年涝。”仅仅16个字，把这块土地的环境和生活状态的严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

山，尽是秃山，草木皆无，而且几乎每年发生旱灾。我从 1992 年开始往返大同，其中 1993 年、1995 年、1997 年、1999 年、2001 年的旱情比较严重，1992 年和 2002 年的旱情比较轻，稍好的年份是 1994 年、1996 年和 1998 年。但这只是从大同自身的角度相比的好坏程度，如果用一般标准衡量，每年都属干旱。十个年头九年旱，绝非夸张。

那么，什么是涝灾呢？其典型是 1995 年。这一年，从春到夏，旱情十分严峻，可是到了 7 月中旬开始下雨。往年 8 月中旬以后几乎不下雨，可这一年从 8 月末到 9 月下旬，三个星期雨下个不停。

地处黄土丘陵的村落，大多农家都是土坯窑洞。他们把和好的黄土用坯模做出砖坯，晴天时把它晒干，然后盖房。房顶和山墙很厚，隔热效果很好，冬暖夏凉。因为干旱少雨，不会受湿气影响。当然，也没有什么花费。

因为少雨，所以房屋能持久不塌，甚至有些建于明代的房屋已经熬过三、五百个年头，在这次淫雨中却没能躲过。房顶和山墙被雨水沤透，房屋接二连三地倒塌。仅大同就有 6 万多家 24 万人失去了住房。

如此规模的“十个年头一年涝”，当然受不了。即使没到这个程度，受雨侵害的事情也屡屡不断。



图：往年 8 月下旬几乎不下雨，可这一年淫雨不断，造成土窑洞倒塌。
(阳高县，1995 年 10 月)

2000年从春天开始就不下雨，可是到了7月上旬连续下了三天雨。我们在灵丘县建立的自然植物园，雨量达到了220毫米。据说雨大时两小时就达到了76毫米。此地年均降水量为400毫米，220毫米则相当于一半以上。如果用2001年那年只有250毫米的降水量作比，那么这三天就把这一年的雨量给下出来了。

这时，从附近的南庄村到植物园的道路上被冲垮多处，通行受阻。当初如果道路修建得档次高一些就好了，可惜我们的资金先天不足，所以规划时只能凑合着修建档次低些的道路，到时只把多次被冲垮的地方修补结实点儿就行了，别无他法。事到如今，这时也只能采取应急措施。

我也经历过一小时70毫米的降雨。惊心动魄！你先会看到云层越积越厚，天空变得漆黑。风速加强，树枝激烈摇动。当地人特别注意此时的风向，曰：若吹东风则雨，乌云若由东向西移动则雨。这与日本不同，大同的西边只有沙漠，西边不会有云把雨带过来吧。

然后，开始打雷。闪电撕裂长空，雷声隆隆轰鸣。但是也有不少时候正像中国人所说的“光打雷不下雨”。用日本过去关西地方的歇后语说就是：“澡堂子的大锅只有热水。”^①在中国经常用“光打雷不下雨”来讽刺只耍嘴皮子不干实事的干部。

闲话休题。受这次大雨的影响，我们环境林中心的大院变成水塘。苗圃也灌进水了。管理处的房屋也漏雨不止，走廊到处积水，等雨小了，才用扫帚把水扫出去。天棚板洩得厉害，只好拆下来晾干。

这种下法的雨，越下越让人头疼。然而，最本质的问题确由此而生！

严重的“水土流失”

^① 此处日文“热水”与“说”为谐音，意思相当于北京的歇后语：“天桥的把式，干说不练。”——译注

从大同去往浑源的途中，经过三岭村。三岭村坐落在山口，从高处眺望周围，景致甚是壮观。远方群山，不见树木。山腰、丘陵，到处是一片片的耕田。层层梯田的田埂，仿佛地图上的等高线，美不胜收。在这里，还能看到被夏雨冲刷的沟谷。

村民住在土窑洞里。因为村头有烽火台，所以我们的伙伴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“烽火台村”。凭高远眺，有人甚至说：“只看此处，我到黄土高原也就不虚此行了。”更有甚者，久保朋子在日本广播协会（NHK）的广播节目中说：“这是一个现在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梦幻之国。”其实，诸如此类的村落还有很多。

三岭村和前头的二岭村之间的沟谷颇为壮观。在道路两旁，沟谷深度有近 100 米。有人说：“好像是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微缩景观。”怎么会出这样的景观呢，当初我一无所知。摄影家桥本紘二对沟谷情有独钟，甚至想把出版的摄影集取名为《沟谷大地》。我想，无论是谁，见此光景，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吧。日本人恐怕是怎么也想像不出来的。

虽然这么说，但是有的日本人对沟谷很了解。我们从曾经从军来过山西的日本人那里听说，当时把沟谷叫“地缝”。卢沟桥事变引发日中战争后不久就开始了“山西扫荡”。在这里展开了中国叫做“三光政策”、日本叫“灭绝作战”的激战。当然，中国方面的牺牲巨大。对日军来说，最让他们难对付的就是从这些地缝里神出鬼没地冒出来进攻、又钻进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游击队。

有人说，战争说不好谁是谁非；也有人说，感谢为国捐躯的人理所应当。最近这种论调好像有增无减。但是，劝君不妨好好想一想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：那场战争是在哪里进行的！是在中国的农村（当然也包括城市）进行的，它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害。日本如果不来这里，也就不会出现这种事了。我认为，弄清这个逻辑关系，对今后

的日本本身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
言归正传。沟谷是夏雨的作品，是雨水冲刷的结果。400 毫米的年降水量，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 7~8 月，而且降雨的方式很糟糕，范围集中，大雨如注。这些情况，我已在前面做过一些介绍。

据前不久的数据，通过三门峡水库流入黄河的泥沙量为一年 16 亿吨。1 立方米的水中含 38 公斤泥沙，其中 80%是来自黄土高原的土。16 亿吨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如果用这些土修筑一道 1 米宽、1 米高的堤坝，可以围着 4 万公里的赤道转 27 圈。

这么多的土，以往一直都是黄河把它们带到海里的。可是，黄河越来越老态龙钟，最近连水都流不到河口了。中国称之为“断流”。流入黄河里的泥沙量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。泥沙走到半路就滞留河底。虽然每年都在加高堤坝，但终究不能无止境地加高下去。如果大片地区普降大雨，结果会怎样呢？为“断流”所困惑的中国之所以警惕黄河的大泛滥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回顾历史，黄河大约每隔百年会有一次改变河道的大泛滥。前一次是在 1855 年。现在的情况已经近似当年。

木
水
土

理光公司一直对我们的项目给予支援。在理光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听到一个话题，说最近在日本，市民踊跃参加植树造林活动，有人在一块宣传板上写“森”字时，本来由三个“木”字重叠的“森”字变成了上边是“木”字，左下方是“水”字，右下方是“土”字。有道理！我不禁为之感叹。树木有水有土才能生存，有树，水土才能得到保持，相辅相成。黄土高原因为失去了森林，所以造成了水土流失。

水与土是万物生命之源。水土丧失，农作物和植物将不复存在。这就是黄土高原的沙化。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在这里，集中在夏季的雨水，加速着土地沙化的进程。

水枯！

理解黄土高原农村的关键词是“水”。1992年秋天我走访农村时，更加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。但是与此相比，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。饮水难的问题已经波及许多村庄。

广灵县平城乡的苑西庄村，迄今已经打了二十多口井，可是这些井水接二连三地干涸，最后只剩下4口井有水了。其中一口井一天只能打两桶水，4口井合计也就打100桶水。一百五十多个村民和牲畜仅靠这点儿水过活。

1997年夏天，我们和朝日电视台的采访组一起在农家生活了几天。早晨要洗脸水，只有盆底一点点儿水，少得可怜。4个人轮流洗脸。我最后一个洗，完后正要把水泼到当院，房东慌忙过来把我止住。其实房东不阻止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——羊儿和鸡见我拿着脸盆走出来，马上就奔过来了。

在日本邮政省（当时）的国际志愿者储蓄基金和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的支援下，我们为两个村庄打了水井。在苑西庄村176米的地下，找到了一小时出水15吨的水脉，是这个县最深的水井。通水仪式结束后，一位老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不放，对我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俺村再也不用出去讨水喝了。没想到今生在世能遇上这么天大的好事。这么清、这么甜的水，别说喝，就连看也没有看到过。”说着说着哭起来了，结果把我也给弄哭了。

过后村长对我说，本来水泵傍晚才从镇上运来，可村里人得知要

出水了，早早就赶来围着不肯离去，结果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连夜安装好水泵。出水时已经是早晨5点钟了，大家也一直陪到了那时候。

第二口井打在灵丘县史庄乡石瓮村。该村有一口井是清朝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打的，井深约40米，听说是当年一个村里人在外事业有成，出钱打的。在立的石碑上，刻有这样的内容，说打井十分艰难，一斗土石一碗钱。

可是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，这口井的水位开始下降了。村民慌了，赶紧深挖，但是毫不见效，几年过后，水井终于枯了。

村民只好到山下4公里以外的北水泉村去打水。他们把用大油桶改造成的装水桶放在马车上运水，来回基本花费一整天。北水泉村靠山下的泉水过活。出水口用石头砌好，通过铁管导水。如村名所示，村里以前有好多泉眼，现在就剩下这一处了。3年前打一桶水需要一分钟，现在需要8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出水量只有原来的八分之一。



图：村民只好到 4 公里外的地方打水。泉水的出水量只有 3 年前的八分之一，仅打水就得花费半天或一天的工夫（灵丘县，1999 年 4 月）

装满一桶水并非易事。因为是外来讨水的，遇上本村人来打水，就得让人家先打。就连本村的羊儿来喝水，你都得让它先喝。我经常走访的那家农户，一次运来 200 升的水够 5 天到一个星期用。6 口人家，包括生活用水，一人每天大约用 6 升水。按照成人每天摄取量为 3 升的最低标准计算，可以说是临界点。基本不洗东西，洗东西后的水要给牲畜喝。村里的规矩是：“借油可以不还，但是借水不还不行。”

在石瓮村打的井深度达 183 米，出水量达到了预期的 1 小时 40 吨。因此，不仅石瓮村够用，包括北水泉村在内的 6 个村庄 1000 人的生活用水都得到了解决。

在打井过程中，打井队的头头跟我说：“井水和泉水干涸的村子越来越多，特别是地处临近县界的山区和丘陵地带的村庄更严重。我们这些人最了解生活缺水的难处，即使赚不到钱也想给他们打井。可是，缺水的村子大都穷得叮当响，哪有钱来打井！没有打井订单，我们的工资又被一拖再拖，自顾不暇，只能干着急。”

摄影家桥本在走访农村时发现了缺水的村子。他领我们走访了浑源县南水头乡的几个村落。这时遇上了马车队，正急着赶往谷底有井的地方，说是好多天没水，今天有水了。

井里确实有水。在井旁有一条小水流儿，水通过沙层流到水井里。硫磺味儿很冲。沿着水流往沟谷里面走，原因知道了。那里有煤矿的废坑，是用水泵抽出的滞留废水。

“高见，应该认真调查一下。”桥本说。

确实，这种水喝了肯定对身体不好。可是没有水怎么办呢？

“桥本，你以后不要再去发现新问题了。我现在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。”我回答道。



图：听说谷底的水井今天有水，马车赶来了。但是，这水是煤矿的废水，硫磺味儿很冲（浑源县，2000年4月）

我深知当地最需要的是水。解决水的问题，农民当然高兴。但是自那以后，我们没有再给村子打井。即使应急是需要的，但这不是能够从长远上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这个地方的缺水难，已经大大超出打几口井就能解决问题的范畴了。

我们通过打这两口井，认识到了中国所面临的水问题的严重性。

如果仅是走马观花而不是自己实际亲身参与，得到的认识会很不一样。

农家孩子多

绿化团成员在走访农村时都很吃惊，特别是熟悉最近日本农村的人更吃惊：农村孩子特别多！我们走访的农村自不待言，有时在路上临时停车，就会围过来好多孩子（和大人），用充满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。

日本人见此很高兴。上岁数的人不免想与他的交谈，说“自己小时候就是这样，眼睛很亮，现在日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了。”

对中国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问：“有这么多的孩子，这么说农村不实行计划生育了吗？”

中国的计划生育当然也包括农村。在公路两旁、公共建筑和农家的房墙上，到处都写着有关计划生育的口号，例如“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”“少生优育”“要想快致富，少生孩子多种树”“计划生育，丈夫有责”“女孩也是继承人”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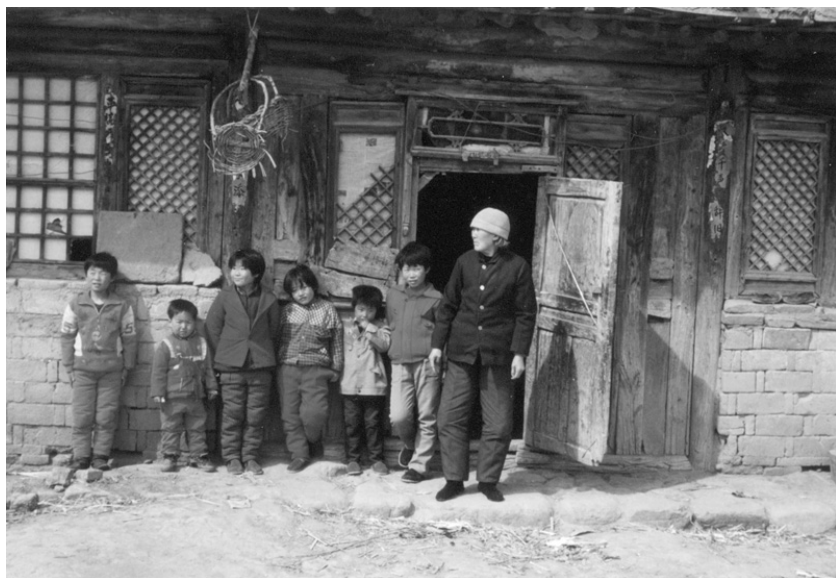
大体说来，农村实行两个孩子的政策。但实际上有三四个孩子也不稀奇，有些家庭甚至有五六个孩子。我所接触的家庭中最多的有8个孩子。有一次我去天镇县的一个村子时，和在外面玩耍的八九个小女孩儿手牵着手在村子里转悠。也许因为有翻译王萍在场，所以孩子们对我也没怀戒心，拉着我的手。这些女孩儿也就是小学低年级。

其中有几个女孩长得特别像。

“你们是亲姊妹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几个姊妹呀？”



P57 图： 农家孩子多。贫穷的村子缺男孩子不行。直到生了男孩儿才就此打住。（天镇县，1996年4月）

“6个，最小的是弟弟，所以爸爸和妈妈说不再要了。”孩子回答，“可是那家有8个孩子全是女孩儿，有两个已经送给别人了，所以还想要第九个呢。”

这可是小学低年级女孩儿说的话。孩子对这件事到底理解到什么程度权且另当别论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。

继承家业的是男孩子。标语口号中特意强调“女孩也是继承人”，可见与此相反的观念根深蒂固。女孩子虽不能继承家业，但移动自由，天南海北哪儿都能去（虽不一定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……）。所以，不能简单地说男孩子就好。

在穷乡僻壤，人们认为传宗接代祭先祖，是人生之大事。没有结婚，没有子孙，不仅自己不幸，对先祖也是不孝。有农民对我说：“因为有了男孩儿，我也能踏踏实实地做庄稼了。”

这一带的农村，大多土地贫瘠，条件恶劣，但每户的平均耕地比较多。因为有很多耕地不能使用机械，甚至连牲畜都用不上，所以必须通过人力来耕作一块块的田地。特别是挑水，更是苦差使。远离水井的人家要挑着沉重的水桶往返走上3个小时。这些活基本上都是男人干。这些靠力气才能胜任的重体力劳动，如果没有男人，一家的生活难以维系。

由于没有公共的社会保障，为了家业，为了老后能有依靠，所以一家最少也要有一个男孩子。直到生出男孩儿才打住，是有着它的道理的。要使口号变成现实，彻底地实行计划生育，首先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。

环境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

黄土高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口问题。许许多多的人在这块水土不堪重负的土地上生活繁衍。这种超负荷状态在破坏着环境。通过对大同市几个县的对比，就可了解这种情况（参见下图）。

紧邻大同市区的大同县地势平坦，土地条件也很不错，而且人口少，人口密度为1平方公里130人左右。出外打工，从事农业以外工作的人也不少。这样，每户农家平均耕地比较多。这地方有杨树林，因为水不充足，使得杨树先天不足，长不高，当地人称它“小老树”。该县小老树特别多，说明土地还很充裕。

南邻的浑源县和大同县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土地不足2000平方公里，而人口却超过了35万。听说没有户口的“黑孩子”占十分之一以上。土地条件恶劣，与大同县无法相比。县北部是黄土丘陵，中部

植被和生态系统一旦遭受破坏，便会加重水土流失。耕地越来越受到破坏，地力下降，农作物和植物长势欠佳。水分涵养力降低，耐旱能力丧失，大片地区发生地下水干涸现象。

山地人口少，但平地很少，耕地也不多。很早以前好像长有树木，由于长期砍伐，现在消失殆尽，这样水土就难以保持。陡坡上虽然也种上了庄稼，但因土层薄，很难改造成梯田。田地表面倾斜，坡度陡的地方超过 30 度。我总在琢磨：在这种没着没落的陡坡地上，他们是怎么种地的呢？

所谓“三跑田”即指这种地。一下雨，水跑了，土跑了，肥也跑了，收获所余无几，这样一来又得开垦条件更加恶劣的林地和草地，扩大耕地。

家畜饲料和燃料也很短缺。人们把农作物的秸秆当做饲料和燃料使用。由于有机质不能回田，使得土壤肥力下降，结果只好再去扩大耕地。

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前有“穷家孩子多”的说法。这里也是如此。关于它的结构，我已经讲过了。虽然孩子多了要罚款，可是对贫困户却不奏效——农家满不在乎：“想拿什么尽管拿好了！”

环境破坏和贫困形成恶性循环。森林消失，不能再生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。为了阻止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，绿化是不可或缺的。如果绿化不以阻止这种恶性循环为目的，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

我近来常说，在沙漠上植树，沙漠就不再是沙漠了吗？沙漠化就会停止吗？沙漠之所以成为沙漠事出有因，防止沙化，只有从根本上治理，减轻其沙化程度，别无它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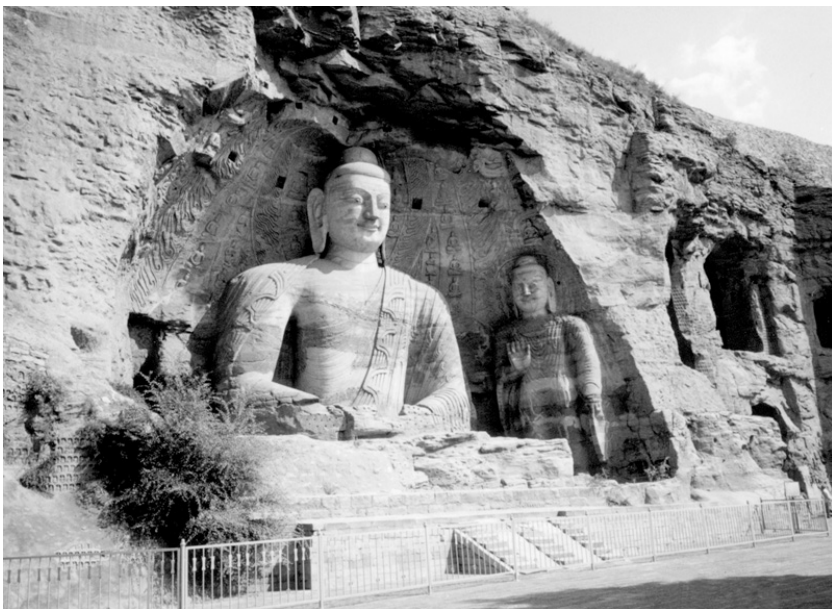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之后剩下的是沙漠

读到这里，你也许会以为大同是一个多么落后的地方。那可是个

误解。

黄土高原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发达地区。其中山西省南部的河东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，尧、舜、禹都在这里留下了活动的印记。可以说，山西省是中国由古延绵至今的文明故乡。

大同地处黄土高原的边缘，也是山西北部的边缘，是“塞北”。大同也有过她的辉煌时代。从4世纪末开始大约一个世纪，大同是北魏的首都——平城。北魏是北方游牧民族、鲜卑族建立的王朝，据说为了统治包括人口众多的汉族在内的许多不同民族，实行了强有力



图：云冈石窟。大同是北魏的首都，是公元5世纪人口超过百万的北方佛教中心地。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。

的移民政策，移民数量超过百万。加之原有人口，最多时曾经达到

120 万至 130 万。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都市，也是世界最大的都市。

在与南朝宋抗衡的过程中，北魏统治了中国的北部，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沿线。以平城为中心，畿辅辖地筑起城墙，统治着西至连接黄河的偏关，东至今北京市延庆的广大地域。

你可能不会马上相信，但不妨提供一个最有力的证据。在离大同市区往西约 16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冈石窟。在武周山的東西 1 公里的岩壁上，凿有 50 多个石窟，大到 17 米高的释迦牟尼坐像，小的仅 2 厘米的佛造像，共有 5.1 万尊佛造像，是从公元 460 年开始花费 64 年的岁月建造起来的。据当地研究人员介绍，每天凿窟工匠达 4 万人左右。2001 年末，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

冈仓天心^①曾经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，对其佛造像与日本的飞鸟时代^②、奈良时代^③初期的佛造像的酷似感到震惊。日本那些佛造像冠称“北魏模式”可能由此而来。龙门石窟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继云冈石窟营造而成。据说奈良时代的首都起名“平城京”也是源于大同的古称。大同和日本渊源久远。

北魏时期重视佛教，好像是为了安抚人口占数的汉民族，便于稳定统治。作为北方佛教的中心，现存的主要文物有云冈石窟，古时平城京还有一百多座寺院鳞次栉比，在永宁寺有高达百米的木塔。据说僧尼有三千之众。

鲜卑族的故乡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。地处大兴安岭的北部，从大同直线距离有 1500 公里。他们从遥远的地方南迁至大

^① 冈仓天心（1862—1913 年）：日本明治时代美术行政家、思想家。著述有《东洋之理想》《日本之觉醒》等。——译注

^② 飞鸟时代：自圣德太子摄政（593 年）至大化革新（645 年）间以奈良南部飞鸟地方为都时代。——译注

^③ 奈良时代：自平城迁都（710 年）至长冈迁都（784 年）间以奈良为都的时代。中国唐代文化的传入形成日本古代文化的繁荣时期，古代文化史上亦称天平时代。——译注

同建立都城，可能是因为这里环境好吧。据古文献《魏书》记载，这里山川秀丽，水木清华。确实，如果没有森林覆盖，也不会诞生如此灿烂的文明。

辽金时代，大同成为副都。上下华严寺和善化寺就是在那个时代建造的。应县的木塔（佛宫寺释迦塔）是辽代的产物，高 67 米，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。木塔大量使用落叶松等大口径木材，不用一根铁钉，斗拱采用木构件组合，构建极为结实。在它不远处，森林茂密，说明了深深扎根于树木和森林的文化。



图：应县木塔，高 67 米，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。（朔州市应县）

在浑源县北岳恒山山麓有悬空寺。建于悬崖峭壁的悬空寺营造于北魏末期，集佛教、道教、儒教三大宗教于一身，实为罕见。由于在附近浑河上游建设了水库，峡谷变浅，据说原先高出地面 90 多米。悬空寺，顾名思义，确有实感。悬空寺也是木结构建筑。

很久以前，这里确实有森林。关于山西省的森林覆盖率的变化有以下的推测数据（《山西通志》第九卷《林业志》）。秦代以前为 50%；唐宋代为 40%；辽元代为 30%；清代不到 10%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为 2.4%。

森林为何如此迅速消失，该书认为是由于人类无视自然规律，一味地发展生产力所致。为了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，人类进行过度的开垦。为了建设城市，不惜消耗大量木材。冶炼金属器具和烧陶瓷、烧砖也用掉许多木材，加之战火也烧掉不少木材——人类的文明消灭了森林。

文明之前有森林，文明之后剩下的是沙漠。大同可以说是个典型。